



今时别代

□ 任翔宇



屏幕上一眼看过去,最近这段时间,绕不开北大的红楼,上海的外滩,哈尔滨的中央大街。建党百年,回首当年,既有波澜壮阔,又有扼腕叹息,跌宕起伏的征程,草蛇灰线的伏笔,家国情怀的释放,错综复杂的时局,在礼帽西装、长袍大褂、捕房巡警、扁舟摇橹的环境里徐徐袭来,唏嘘感慨,壮怀激烈。

在时代的洪流里,每个人固然是被裹挟的滴水,也可以成为改变航向的潮头。第二十七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刚刚落幕,《觉醒年代》获得了三个重磅奖项。在编剧龙平平看来,所谓觉醒,就是要跟上时代,中国要想不落后,就需要不断觉醒,“觉醒没有过去时,《觉醒年代》播出时,我第一次听说网络语言yyds(永远的神),观众说《觉醒年代》是yyds,在我看来,‘永远的神’体现在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身上,一代一代年轻人要保持觉醒,否则怎么永远?”这是一个二十世纪的学者改做编剧后的理解,而在一百年前,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大批学者改做革命者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理解?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确定以

及一定的是,真正的学者爱思考,真正的学者从不停留在坐而论道,真正的学者,格物致理,在追求真理的实践里,不仅有平和淡泊,还有风骨气节。

在时代的洪流里,每个人也许不能选择命运,但是可以选择方向。有一句弯弯绕的话说,知识改变命运,性格决定命运。央视八套这些天正在播的《叛逆者》,是我觉得该算是今年最好的谍战剧,剧里面朱一龙扮演的林楠笙,一直到二十六七集的时候,还是浑浑噩噩、憋憋屈屈地活在一个努力但不得上进、报国却不得入门的境地。这和在利益与大义面前永远只选择利益的军统站长王世安、陈默群比起来,稚嫩呆萌不上道儿,却让人看到希望,看到浊世之下,除了王志文、李强、童谣等这些饰演剧中共产党人的坚定与斗争,还有可能和林楠笙一样的千千万万有志青年,在洪流激荡的头破血流和利益诱惑后,仍然能用自己的知识、思维、道德、理想以及朴素的爱国初心,做出殊途同归的正确选择。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人生漫长,进进退退,又岂知非福?央视六套

20号播映的电影《三城记》,同样是把镜头对准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但是因为是用动作巨星成龙父亲的真实经历做改编,故事不免就会引人对号入座。那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那是一段来之不易的爱情,身份复杂的警察房道龙(刘青云饰)遇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子陈月荣(汤唯饰),他们的爱情故事横越了三个城市:他们在安徽相爱,在上海分离,彼此仍坚守一个约定——在香港等候重聚。主线之外,黄觉扮演的老周中道崩殂的未竟爱情,终结在用被面改缝的旗袍上,井柏然扮演的收买华在即将触摸到幸福结局的前一秒,因为满车代运的手表“滴答”声被关卡士兵误以为是定时炸弹而殒命;主线之内,最终月荣母亲选择的留下,和同样留下的房道龙两个孩子每次看到飞驰而来的火车都愿意相信是父亲回来而随车奔跑的画面,是悲情时代里悲情人们一退再退的无奈和自我安慰,总得活下去,总得有希望。

《悬崖之上》,一个以牺牲换胜利的残酷故事。我们来不及去分辨大同北村搭建的中央大街布景和真实到底有多大不同,

我们从在意任务到最后在意人物,几乎忘掉了拯救王子阳这个日军细菌实验受害者的重要性,这不应该是观众的错,当然也不是演员的错,只能说,是人性,让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视线所及的于和伟、张译、秦海璐身上。

而那个时代的人们,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们,却深知任务和自己的个体比起来,如山。

我们从荧幕上看一百年前的人们,我们品头论足,我们思绪翩翩,也许,一百年后的人们,也是会用同样的好奇和试图闯入来解析我们。时代里的符号可以是车水马龙,也可以是光影旋律,这些都可以复刻,在道具师手里,在编曲师手里,在书画家手里,时代里独难准确再现的,依旧是人。人的状态,人的选择,人的纠结与暗战,人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甚至还要与自己斗的水滴石穿里,我们看到的,是相似,我们没看到的,是画龙画虎难画骨,我们不懂的,是每个时代自己的调性。

我们致敬每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在自己的时代里,要笃定,要独行。

电影之外



电影《克莱默夫妇》中有一个场景,被视为电影史上最经典的创作之一,这是一个发生在厨房里的场景。

克莱默是个电影演员,他沉醉于自己的事业,从来没想到每天做早餐有多么不容易,也没想过让孩子乖乖坐在餐桌边吃饭是什么难事——因为他家中有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女人。

他妻子乔安娜尽职尽责,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她任劳任怨,甚至很多时候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女人……终于有一天,她发现除了是妻子和母亲,她还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她爆发了——提出要离家出走,不再把自己捆绑在一间小小的厨房里。妻子离家出走,对于克莱默好像不是什么大事——也许她只是耍耍女人的小脾气,过两天就自己回来了。妻子离家出走后,这天早晨,他得和孩子一起吃一顿早餐——于是厨房的经典场景上演了。妈妈走了,儿子哭闹不止,克莱默安抚儿子:“你乖乖坐在餐桌边,妈妈只是出门去了,她会回来的。现在看爸爸给你做早餐好吗,就像我们野餐时那样。”儿子终于擦干眼泪,相信了爸爸。

克莱默其实对厨房一点都不熟悉。但为了当个好爸爸,他穿上围裙,抄起家伙,打扮成一个法国大厨的样子,信心满满地开始了厨房里的战争。儿子看他手忙脚乱,感觉今天跟往天不一样。这气氛让这个三岁男孩感到既紧张又恐慌,他又哭闹起来。这时候锅里的油已经烧得冒烟了。克莱默也感觉到恐慌,儿子的哭闹声令他更加焦躁。锅里的油快燃起来了,他匆忙地把面包扔进锅里,结果飞溅出来的热油,把他自己烫了,把儿子也烫了。他赶忙把煎锅从煤气灶上拿下来,结果,把自己的手也烫伤了!最后,这顿早餐泡汤了。他把儿子拉起来,推开门,气急败坏地对流着眼泪的儿子说:“走吧,我们去饭馆吧。”

在这个生动火爆的场景中,没有任何人与人的冲突,没有任何心灵的搏斗,它是一个男人和一间厨房的战争——结局是男人惨败。

我迷恋这个经典的电影场景:它把厨房变成了一个男人的精彩舞台,让他在这个舞台上出尽洋相,手忙脚乱,惊慌失措,最后充满了怒火和沮丧,还彻底把自己毁掉了——毁掉了儿子心目中的好爸爸形象。

这是在一个以事业、功业和成就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厨房是一个最不具有价值标志的地方。贤妻良母是在厨房里默默耕耘的无名英雄——她们的功业,只有孩子记得;她们的事业,连她们的丈夫也不会在意。难怪,克莱默的妻子乔安娜要用一次反叛来表达抗议。

厨房,多么具有象征意义啊!由于具有了象征意义,厨房变得很有文艺色彩和哲学味儿。在日本女作家吉本芭娜娜的小说《厨房》里,厨房是一个人最小的伊甸园。还有好些电影把厨房作为主题,厨房充满了人间烟火气。凡·高的油画《吃土豆的人》画的是厨房,这里的厨房是与生活、与苦难搏斗的地方。

厨房里不会发生革命,但很多革命是从厨房开始的。某一天,克莱默的妻子扔下抹布和围裙,决定做一次自己,而不是丈夫和孩子的附属物;某一天,刘姥姥走进贾府的大厨房,顿时真切感觉到这世道太不公平;某一天,凡·高走进农民的厨房,发现他们一家人在默默吃土豆……这时候,革命是无声的——就好比厨房不动声色地打败了信心满满的克莱默。

厨房经常让我们想起母亲,想起家,想起亲人——这算是人类的一种文化遗传信息。可以说,女人从厨房开始,改变了整个世界。而世界似乎并没有记住她们的功劳。

每一个男孩儿都会记得母亲的厨艺,会时常想念童年的味道,但长大之后,他们不会再回到母亲的厨房,哪怕只是看上一眼——他们并不在乎这个。

当进入后工业时代,我们甚至不需要厨房了——我们用外卖来替代厨房里的劳作,我们让超市的商品而不是厨房里的作品,来占据我们的餐桌……我们不再守护厨房,只因为这里过于耗费时间,而且经常弄得我们油腻不堪。

当人类不再看重厨房,事情将变得无法想象。试着想一想,没有了厨房,我们人类是不是很像脱了毛的猴子,乱糟糟地挤成一团,为了抢几个果子而大打出手。

我们在饭馆里坐得端端正正,狼吞虎咽地吃着按标准制作出来的饭菜。孩子们将不再迷恋妈妈从厨房里带出来的那一缕难忘的气息。

这一部女人的史诗,最终只剩下一点点余音。我们也许还保留着厨房,但都是统一定制的,跟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工业品一样,它已经不再是一个让女人热情洋溢的舞台。

我的厨艺不精,我也跟克莱默差不多,经常在厨房里惨败,但是我还是喜欢厨房。

逛商店的时候,我特别喜欢买一些餐具和厨具,我对筷子、勺子、碗和碟子,甚至切菜的刀、菜板,都有一种特别的喜爱。手里抚摸的中国瓷器,可能是一只盘子,会让我感觉到一种古老的气息经久不散,那是厨房的气息。

我喜欢从厨房里端出来一碗热腾腾的米饭,一盘清炒的冒着热气的蔬菜——一个女人围着围裙,在厨房里忙忙碌碌,结果就是这些,放上餐桌,一会儿就进了我们的肚子。这间小小的、满是油烟味儿和调料味儿的厨房,就是女人们的史诗。

王文

信仰的力量

“你甘愿化作雷电,刺破长夜的黑暗;你生来就是火种,可以燎原;号角将你召唤,奔向一片晴朗的天,好想与你在一起,恪守不朽的誓言。追随着你,生命如夏花一样灿烂,任凭风吹雨打也不残;追随着你,始终与激情相伴,历经岁月永远是少年。”这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电影《永远是少年》的同名推广歌曲的一段歌词,平实的言语中,表达出了热血青年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向往和忠贞。

歌声,在历史的长河里流淌,如一朵灵动靓丽的浪花,折射出时代的光芒,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自新民主主义革命、缔造新中国至今,无数支脍炙人口的歌曲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心底,久久回荡在我们的脑海,那是《义勇军进行曲》《东方红》《歌唱祖国》……

这部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的电影《永远是少年》让和平年代的人们感受到了峥嵘岁月里年轻人的信仰和热血。曲风雄浑激昂,略带有进行曲风格的旋律,激情悠扬而又触动心扉,听者无不被打动。仿佛看到了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无数热血正当年的青年学子们,在时代潮流的变革和曲折的革命道路中,坚守初心,信守诺言,坚定信仰,不屈不挠,为了国家民族和信仰,牺牲在了最灿烂的年华,留下了永远是少年的幅幅画面。

王易

